

劉鳳川遺書

壯遊記

第六冊

庚辰

鳳川壯遊記 卷下

芮城劉良臣著

十五年春二月十六日調除陝西平涼府通判添
設管理寧夏西路等處倉塲程萬里郭純甫
倡諸友以紫岩學士序餞贈

程名鵬解人時守鄧郭名 襄垣人時守
邠紫岩姓劉名龍字舜卿襄垣人

三月自京師至家

秋七月三日西行之任華陰道中邂逅底汝章給

由之京

底名蘊考城人時知咸陽後官至副都御史

二十日履平涼府任

一入平涼之境載瞻城外荒涼之狀及僚友出入皆乘馬望寧夏西路當取道於西北固原當時寶應舟中之夢麾去肩輿往馬家去事驗如左券

謝上蔡曰萬事眞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

吾在書局或勸謁執政吾對曰他安能陶鑄
我枉做作閑功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便
養得氣不折挫予每三復此言謂真能先得
我心之同然平生於處鄉處人大小事皆聽
其自然及入仕途人或勸以隨時予特盡其
在我者凡遭際之順逆關仕途之大者一無
所畏避曲從有瞻前顧後俛首卑詞之態以
挫其氣而圖便利從弗悅者之抑擠亦未有
大患害寧無富貴而已方丙子春寶應舟中

感夢時五年前已兆茲行周任之劾刺姚鄭
之用心其如予命何哉

九月復取涇邠路自慶陽北行

冬十月抵寧夏鎮謁巡撫右僉都御史王公管糧
僉事舒公遂議處應用吏卒及廩給器具紙
墨傘蓋等事往廣武營住劄

王名時中字道夫山東黃縣人舒名表字
民望四川銅梁人

巡撫都察院劄委就近申明 勅諭體訪各將領

禦虜功罪從實開報及查理西路一帶軍馬
錢糧禁革奸弊并追徵累年各官侵科燒燬
軍米草束清派丁力拖欠椿朋地畝銀兩公
用預備等倉錢糧

十一月行部棗園等堡至鎮虜堡把總管堡千戶
曹鉞抗違比較叅呈巡撫都察院提鉞責治
調遣之

十二月至寧夏中衛與叅將閻勳相見禮儀不合
諸士夫往返議數次而決

天下理勢而已矣理者千古不易勢則有時而重輕理之所在勢必隨之勢之所重理亦有時不能勝故周子曰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若不識不力必至於潰敗決裂而後已矧兵猶火也而可弗戢以自焚哉寧夏孤懸河外爲西北窮邊甲冑戎馬之是事承平旣久玩愒因循舊章成憲日就廢弛債帥貪夫習以成風受重寄者軟美隨時則貓鼠同眠銳意

有爲則紛更大甚爲身家計者則假國法
以濟私下情不堪卒致庚午之變若察理識
勢之早而反之亟且力焉寧有是耶海山王
公巡撫是地以諸將領之勢偏重也奏添設
通判二人非專爲糧草而已蓋欲廣耳目以
相制也然通判職卑權輕非風憲方面比欲
辦我之事以反彼之勢譬之授人以大阿而
無柄可持欲刃之利而有割難矣故於予之
初至也慰以溫言崇以廩餼心腹之托耳目

之寄蓋拳拳焉文移之下每事皆欲關白重
委任張聲勢欲有所爲也竇協通巧人也故
於予禮儀館穀極恭謹而一動一靜無不伺
察閭叅戎粗鄙人也故初遣官遠迎以啗之
中不欲少降相接之禮終而勉從其議欲徐
觀予之能否及自持之何如予於禮體亦不
肯少貶者豈恃一時之委任妄自尊大而不
安職分哉蓋體統尊而後政可舉律已嚴而
後人可正昔予得是改調相知者咸予危且

規曰西北武夫悍卒非東南聲名文物比忠
信篤敬固可行之蠻貊然智欲圓而行欲方
夫豈不義而孫子言之紫岩學士叙曰君子
之任事也必慎於始雖或踵人之弊猶當革
其故常自我作始況其事始於我乎自事言
之創始者易非其人則難自人言之創始者
難得其人則易予皆拜且謝曰予雖不敏請
當佩爲韋弦然天下之事孰非臣子所當爲
盡吾心焉不能有爲則有飄然去耳斷不敢

碌碌隨時苟祿備員以辱知己也又豈肯負
巡撫公奏設之初意哉至是旣頗可爲惟據
我之理勝彼之勢諸武弁初若甚難久亦漸
戢政令行而軍士悅凡予巡歷之處願其久
而惟恐其去者亦若爪洲之民心焉厥後閭
亦罷去繼之者亦無虐政秉彝好德之良豈
堯舜異於途人哉

巡撫都察院委同何都指揮同知濟查理出管長
樂堡衛鎮撫等官韓太等爲叅將閻勲私差

鄉導張太等出境盜出達馬四十餘疋及同
指揮使黃淳查審出千戶王寶爲勲率軍餘
牛車貨賣木植被賊殺死李聚等並幃幄謀
畫中軍千戶李汝翼書辦軍人黃俊等叅寘
於法

大學傳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
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說者謂雞
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旣已食君
之祿而享民之奉不當復與之爭利若聚斂

之臣剝民之膏血以供私家之用尤可惡也
文武旣分汗馬之勞出萬死於一生比之幃
幄謀臣心力頗異故古之開創有爲之主雖
文武並用未嘗不勞武功而右之詩曰時維
鷹揚涼彼武王又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先
後輕重見矣我

聖祖法古制治於凡武臣之祿秩皆出文臣之右
而又世其官其政令之出則在文臣而武臣
不得與真可傳之萬世而無弊矣

列聖相承益精益備於凡軍旅特加總督總制提督總兵之名以相統攝又不拘以文武官秩承平既久爲將領者不知圖報罔極之恩常祿外於所守之地土產所出耕田打野淘金煉礦皆取之自供以爲常偏裨以上皆以三品以上者充之不特初試大夫不察雞豚牛羊而已若勲者官都指揮使階正二品充參將以分守祿不爲薄權不爲輕矣土供常例外又輕人命私役使以營貨利甚至勾惹

邊衅至是畢露終干典憲不亦愚之甚者乎
若李汝翼韓太王寶黃俊等逢長勲惡以取
榮利黨惡害人之罪尤甚海山公皆窮治之
予書太等爲勲而不末減於勲者皆春秋
之義也

己辛

十六年春二月巡歷各城堡比較屯田糧草至
宣和堡遊擊將軍雍彬下舍余雍敬抗違不
服笞發中衛管屯指揮監追數日竟病死
人資田以養生田有租以供上古今之通制也

我國家內外屯糧有定制矣又用強占種
則有常刑情愿頂種則有常賦上過取則爲
虐下違慢則爲頑慢令致期謂之賊剝下奉
上謂之黨雍氏官於衛以食民之供族人耕
種自養雖未必盡爲用強占種軍田而田未
嘗無賦也乃時勢不納糧草非所謂頑乎諸
衛所城堡官旗畏勢不爲催征比較以致累
年拖欠非所謂賊乎久弊不振之政直予視
事催科之初一爲沮撓則人皆效尤治亂國

用重典擒賊先擒王雖過於嚴不恤也凡治於人以食人者可不以敬爲鑑乎或曰陽城自以催科政拙考下下趙方謂催科撫字者非歟曰不然也朱子文不云乎不恤則得罪於下民不辦則得罪于上官若能審上下之時宜民果可恤也寧得罪於上官而恤之事果可辦也又何得罪於民之有君子亦審其是而已矣

舉刺分管西路各官賢否回報巡撫都察院案委招集流移撫安地方事宜